



主讲人:刘恒

1954年生于北京,从事过军人、工人、编辑、作家、编剧、电视剧总导演等多种职业。从1987年将个人第一部长篇小说《黑的雪》改编成电影《本命年》算起,入行成为编剧已32年。其作品偏重写实,充满人道主义色彩,对人物心理的刻画极为出色。文学方面,他的《狗日的粮食》获得第八届中国优秀短篇小说奖;电视剧方面,《少年天子》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深受观众喜爱;电影方面,《秋菊打官司》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《集结号》等佳作被广泛认可。此外,他还创作了话剧《窝头会馆》等。

写作是苦行之路,请保持奋斗精神!

□刘恒

我的写作始于对文学的热爱,以及对生死这个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。

据我看来,写作的成功有时很意外。有的人特别容易。有的人整天在那儿写,却连基本的语言感觉都没有。

语感究竟怎么获得,谁也不知道。可能阅读时专心一些,悟性比别人好,就能迅速找到提炼文字的窍门,这个不好说。但有一个规律是必然的,就是认真精心的阅读肯定是第一步,是你接受信息的第一步。

我忘了哪个作家说过,“阅读是写作之路”。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,知识是大脑里的生物“雷达”吸收到信息,经过筛选之后把重要的东西截留下来,供自己使用。

我们都有这样一个“雷达”可以接受信息,但为什么有的人接受得好,有的人接受不好?有的人分辨效率特别高,有的人特别低?这里面的影响因素很多,但首要的问题肯定是你不要故步自封。你不要觉得我看了这个东西就完了,重要的东西是在表面之下的,你得高度专注地盯着这个东西看。注意力始终要高度集中,不能被分散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,还没有今天这么多的职业选择。大家出人头地的渠道非常少,靠写作来争名逐利。一篇作品发表了,恨不得吃一辈子,而且那个时候稿费也很可观,吸引了大量有志青年进入创作的队伍。但是很多人为什么会从创作的列车上下去了?有的从政,有的经商,有的干脆打麻将去了。现在更别提,自从有了网络,诱惑力更大,所以淘汰的进程会把你们的竞争者甩在车后头,坚持在车上的人非常少,在车上真正的成功者更少。

很多人终其一生或者半生获得的很有限,这是根据我的观察得出的一个悲观主义的结论。但是没办法,现实就这样,大家处在基本上算是公平竞争的环境里。当然机遇可以发挥作用,还有其他资源的一种巧妙的利用,还有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,但真正起作用的是你的奋斗精神,是你超越常人忍受孤独,以及你高度自我反省的精神。及时判断自己的不足,而且及时弥补自己的不足。只有对自己时时加码的人,不停自我鞭策的人,才可以跟随这趟创作的列车走到终点,获得应有的奖赏。

焦虑是正常的,不焦虑反而不正常。失败也是正常的,被退稿,被贬低,被批评,被抛弃,都是正常的,要忍耐。

写作时,那种孤军奋战的兴奋感

我写东西的时候要求没有干扰。写小说的时候,我是借用我小舅子的一个房子,在6楼,没有电梯。房间里没空调,热得一塌糊涂,在那屋里写,脱光了还浑身是汗。当时为了能做饭,我把自己一台双开门的大冰箱背上了6楼,买了一些速冻类的食品放在那,吃完就写,写得特别高兴,但也很辛苦。

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剧本的时候,我用3个月时间找了一个更远的房子写,写累了就平躺着睡觉,因为脊椎出了问题。在这种比较孤独的状态下写作,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兴奋感,特别

要想在一个耳熟能详、妇孺皆知的历史故事里开出新意,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由王薇担任导演、编剧,娄云青担任作曲的音乐剧《霸王别姬》却有着这样的野心。这是一段不断被演绎的历史,特别是英雄与美人的遇合,司马迁寥寥百余言的记叙,给了后人以极大的想象空间。虞姬者,何人也,竟能让项羽如此倾心,在四面楚歌中,慷慨悲歌,“泣数行下”,一定有着超凡的人格魅力。剧中的虞姬,超越古典阐释中拔剑自刎的忠烈女子形象,而被赋予一种特质,这就是她对战争的质疑,对和平的渴望。

虞姬的想法与整个百姓的想法相吻合。对于百姓而言,乱离人不如太平犬。作品中,编导用了多个场景来表现虞姬。第三场中,虞姬思夫心切,装扮成兵士来到兵营与项羽相见。这一场中,编导特意添加了一个孩子豆芽,他的出现,为这场血腥的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增添了鲜活的例证。豆芽因为饥饿偷军粮而被抓,虞姬见状,保护了豆芽,与项羽相逢。虞姬善良的品格得到呈现。这一场景中,她与项羽更多的是相见时的渴念和喜悦。到了第5场戏中,两人产生冲突,这是在项羽坑杀了秦20万降兵之后,虞姬对项羽说:“我可以忍受战争,但是我无法忍受残忍。”我以为“可以用爱去改变你,但你心中的仇恨为什么不会减少?”项羽的回答是:“爱与恨是一样的开始,我只在乎输赢”。这是项羽耿耿于怀的念想,在战争中赢得胜利,当然,不仅项羽有赢得天下的渴望,对刘邦何尝不是如此!但虞姬质疑这个“输赢”,认为“战争让女人失去丈夫,让孩子失去父亲,所有的女人都痛恨战争”。尽管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中,在男权社会统摄下,女人作为第二性,其对社会事务发声微弱甚至被忽略不计,虞姬的回答里,道出了女性的普遍心声。尽管项羽的词汇里,强调虞姬与自己的特殊关系,“你不一样,你是我的女人。”暗示了我的输赢与你捆在一起,赢则王侯,败则无路。但虞姬却想的是:“我们回家吧……我想念楚国的雨声,我想念家乡的小河。”“我们会有的孩子,你教他们习武,我教他们读书。”

剧中一个活生生的有着自己精神向度的虞姬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。她爱项羽,但是痛恨战争;她希望用自己的爱化解项羽心中的仇恨,但是项羽心中的仇恨是那样多,多到漫漶了



强烈!在年轻的时候经常有那种情况,越是春节的时候越抓紧时间工作,别人在放鞭炮吃喝玩乐,我还在艰苦奋斗,真棒!遇到挫折被别人贬低的时候,心情非常失落,一咬牙往写字台前一坐,仍觉得自己很好。

1978年,我业余写长篇小说时,正赶上高考。那时候我在工厂当工人,高考数学不到10分都可以上大学,想着要不别写长篇小说,准备高考得了。但我长篇小说只写了一半,我还是想坚持。那时候我一个朋友准备高考,我写小说,我俩在屋里用电炉子烤烧饼,外面下着大雪。他困了就睡觉,我自己写困了到雪地上走,有一种兴奋感,我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
我希望大家遇到挫折的时候,感觉在孤身奋战的时候,要对自己有一个肯定,咬牙坚持下去,管他三七二十一,身体还在,本钱还在,好好拼一下。我觉得所有的困难,一个是要坚定信心靠自己的力量去克服,再一个试着调整好心态,一次没成又不会怎样。

鼓励青年导演写剧本,青年编剧做导演

我认为文学、电影、电视剧是同一类事物。严格说来,都是一种叙述、一种表达,都是在借助语言、借助概念、借助逻辑做一个信息的交流,但是它们所使用的工具有些差别。

因为早年热爱文学,诗歌、小说、剧本、歌词,各种各样的表达形式我都尝试了。这几种表达方式都可以勾起我内心的某种欲望,都可以用来追求那种表达的快感。

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我感觉小说的表达同影视剧的表达,在技术上差别是相当大的。文学的表达通常是文字的印象,文字占据了绝对统治之位。你脑子里想到什么画面,一切要落实到文字上,文字要有美感,要流畅,要简洁,文字表达前后秩序有讲究,你所有的想象都要归结于文字。电影则正好相反,你所有的文字都是影像的仆人,你的文字得为视觉最终落在银幕上服务。

我写剧本的时候对自己有一个要求,就一定要像写小说那样追求文字美感,同时充分满足



影像的需要。

这个不是必须的,但我这样做是为了保持对语言的感觉,我怕长期给影像当奴隶,会丧失基本的语感,这对写作的人来说很悲哀。我的剧本通常比较长,大量的文字没有必要,最终还原成影像都是废话,但对我来说是重要的,是我维持语言感觉的基础。我宁可费点事,也要写得仔细一些。

我自己也做过总导演,我鼓励当下的青年导演自己来完成剧本。你用自己的文字去描述故事时,更能够感受它深沉的质感,还有背后想达到的目的。你写作的时候可以频频触摸它,你从别人那里拿到这个东西有更切身的感受。据我的观察,很多优秀的导演,对剧本有非常深刻的认识的导演,只不过早年没有经过好的文字训练,所以他不能完成剧本,但凡有基本的文字训练,让他们写剧本绝对错不了。

对于打算长期从事编剧工作的年轻人,我希



望他们把导演这个职业也纳入事业版图中。坦率地讲,随着技术的发展,导演在技术上的门槛越来越低,合作越来越精细,有好多工作是你的合作者可以完成的。如果你掌握了导演的技巧,你又有编剧的功底,你可能成为非常称职的影视表达者。但有一个问题,你性格很内向,不善于跟别人打交道,还是不要考虑导演这个职业。做导演需要协调各种关系,是非常大的心灵折磨和负担,有的人真的承担不了这个工作。

今年以来,好像电影界和电视剧界对剧本的需求处于严重饥渴状态,大家发现剧本如果没有的话,整个影视大厦的基石就动摇了。乐观一点是正确的,不应该过多埋怨,真正能够拓展自己地位的还真不是乞求别人的重视。“你重视我吧,多给我一些报酬”,这类类似于示弱的声音,我们应该发出正常的声音。

关于编剧的权利和利益问题,有一点请大家明确,每个人的利益是彼此分开的,你让对方完全考虑你的利益,那几乎不可能。如果我是制片人,我会想如何付出最小的代价把最好的东西拿到手。

我们经常遇到谈合作时称兄道弟,一旦落实到利益就斤斤计较的情况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觉得还是要有相应的策略。我经常看到初出茅庐的小编剧,写了第一部作品,受了点委屈,嫌钱少了,或者只付了一半,马上打官司维权。这样当然是对的,维护权益没有错。但还是要保持理性,就事论事。你的职业生涯这么长,如果在面对委屈时丧失了理性和得体,整个行业潜在的合作者会用什么眼光看你?这孩子太脆弱,万一我和他合作时哪一点照顾不周,他回来咬我一口怎么受得了,干脆,我把跟你合作的门关上了。也就是说,你轻而易举就把自己的职业道路缩小了。

我今年66岁,经常跟同龄人说,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应该放下很多东西,这么大年纪了,走路

腿脚都不利索,还背着个大大包,名、利、鱼与熊掌都想放在包里往前走,你走得动吗?

“该扔掉的扔掉,让自己轻松点”,这是我对同龄人说的。同时我也要跟行业内年轻的后辈们说,你的篮子里不要装太多的东西,装得太多会影响你前进的速度,会影响你达到目的的努力。

凡是对影视行业有追求的人,我希望大家有一颗谦卑的心,不管我们把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看得多么高尚、伟大,我们个人都是极其渺小的,任何时候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从这点出发,一定要善待合作者。这个行业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是,大家集体贡献智慧去完成一部作品,但最后的收获,不光是物质利益,包括精神上的利益、名誉上的利益,分配都可能不公平。有的人获得的多一些,有的人少一些,有的人被聚光灯照射,有的人谁都不知道,这非常正常。

当你自己陷入了阴影,请不要憎恨站在聚光灯下的人,那是市场的选择。

当你站在聚光灯下面,一定要想想站在阴影里面的人,不要忘记他们,用自己的温暖感恩他们。请记住,你所有的成功都包含其他人的心血,这个仁慈之心必须有。

(根据刘恒今年11月13日在浙江国际青年电影周期间的讲座座谈整理)



征战杀伐中的历史与人性

——评音乐剧《霸王别姬》

□仵斐

她的爱,多到在爱面前,恨却一丝一毫“不会减少”。在这个冲突里,虞姬“只想让你(项羽)记住善良”,但是善良在厮杀的血腥中,显得那样软弱无力,这也是虞姬的无力。音乐剧《霸王别姬》站在21世纪的文明烛照下,以它对历史解读的丰富性,追问人性、兽心和欲望。音乐剧的基本冲突面是楚汉相争、刘邦与项羽的冲突,是天下争夺的杀伐,但衔接这一核心冲突的则

是项羽“我只在乎输赢”的天下观与虞姬基本人性中对血腥战争抗拒之间的冲突,当然,也有谋臣范增与项羽的冲突,以及刘邦的内心冲突等等。这样多层面的矛盾构成,成为这出戏复杂丰富人性展示的看点。该剧将思考的触角伸进历史深处,思考这场天下争夺中的人性,透视人性的黑暗,鞭挞人性的丑陋与暴戾,省视自我欲望的缠斗。在这一点上,该剧有着很好的呈现与设想。

刘邦,是音乐剧中性格塑造突出的一个人物。夺取咸阳之日,面对可能迅速到来的帝位,面对玉玺,面对秦宫秦娥,美女歌舞,刘邦开始沉湎其中,樊哙实话实说:“我们才占了咸阳,就想像秦王一样享乐,岂不还是在重蹈覆辙?”这才醒刘邦,使他“关宫门,锁府库,撤出咸阳,回霸上”。这一情节表现了刘邦对欲望的克制与隐忍,他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的枭雄。鸿门宴上,他表达了对项羽的尊崇,表达了甘居其下的姿态,逃过了一劫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,演员对刘邦阴鸷性格特征的拿捏比较到位。

剧中还设置了一个穿线式人物:更夫。这个更夫的语言和视角,与整个故事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疏离效果。他是旁观者,他在向世人叙述这场楚汉相争的故事,他在看这场杀得血流成河的历史。更夫一出场,就以局外人的姿态说:“项羽率军北上救赵,刘邦西入秦关,楚怀王有约:先入关中者为王!”然后吟出他的主调:“长夜漫漫,风雨如晦。”这是更夫对楚汉相争的心理感受,也是百姓对这场厮杀的心理感受。第三场里,更夫更为明晰地表达出“凄风苦雨,朝野满盈”的境况,哀叹“这一仗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打完?这胆战心惊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?”眼见的“有钱的,都逃了,没钱的,就受着吧……”这种战乱构成的无奈,正是千百万家庭破碎和民众生灵涂炭的写照。改朝换代,争夺江山,历来带给民众的只能是苦难。作品以一个更夫的视角,表达广大百姓的心声。这些地方,都可见编导新颖的想法和实践探索。

这部音乐剧还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,比如,范增(亚父)形象的塑造非常生动传神,他是项羽身边的老臣,忠诚而有谋略,每每与项羽的莽撞简单、刚愎自用相映对。在鸿门宴这个重大的历史节点上,项羽不听劝告以至于让蛟龙落釜,失去了

天下。范增对楚军未来的前景充满忧虑,但却无力阻挡项羽的任性。这样一个角色,演员处理得非常恰当。亚父一出场,观众便会觉得舞台上溢满他的气息:忠诚深谋,苦心孤诣,焦虑无奈。这些特征神韵被演员演活了。

刚烈与柔情,两种情态,同时呈现于项羽这个人物身上,在作品中也得到了极为细腻的表现。这些不仅表现在他对虞姬的爱中,也表现在对士卒的情感里。垓下之战,霸王兵败,战场上尸横遍野,在阵阵嗖嗖的弓箭声中,舞台上各种形态、横七竖八的兵卒。他们有的弓着腰、有的偏着头、有的半蹲着,这一场面的设计非常震撼,不同的尸体造型体现了士卒死不瞑目战斗到底的气势。项羽出场,悲戚地唱着“这是上天的安排……”然后将士卒一一抚慰放平,合上双眼,令其安息,场面催人泪下。

当然,作品也有一些不足之处,如整个作品中虽然有了以虞姬和更夫为代表的百姓视角,但却稍显微弱,整个作品的主调是项羽与刘邦之间的对垒厮杀,编导未能将这些人物冲突和心理统一在叙事魂魄里,在许多地方稍显混杂,不能明晰地表现出编导的创作立意。这就使得许多情节与人物塑造之间不相接榫。如项羽坑杀秦降兵20万,这样一个场面,若编导的立意是对战争残酷性的审视,那就是必要的段落;若立意塑造项羽的英雄形象,显然不利于构想的实现完成。最后一场中,既表现了江东子弟兵的勇武,面对大敌困围,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;又表现了将士们对战争的厌恶,呼喊:“我要回家!”这显示出编导在两种理念的处理上,彼此阻隔,没有构成叙事的统一性。还有,在“四面楚歌”这场戏里,本可更好地发挥音乐剧的长处,借助楚歌或民谣展示这一戏剧性冲突,剧作和音乐创作具有开阔的展开空间,借用楚歌楚辞创作出一种楚歌出来,表现凄美的战争氛围。网上就传有这样附会性楚歌版本:“九月秋凉兮四野飞霜,日月征战兮终归刘邦,白发老母兮盼断肝肠,妻子何堪兮独守空房……”可惜这一部分在剧中没能得到酣畅表达。

尽管有如上瑕疵,但是音乐剧《霸王别姬》从整体而言,具有了一个不错的呈现和良好的构架,期待它在完善改进的基础上,走向全国。